

1 做不成傅雷，那就负责雷吧

“‘terra’字面释义是‘土地、地球’的意思，怎么影片会翻译成‘特蓝星’？”蔡佳怡在北京一家公司负责外语片引进，毕业于汉语专业的她，着实被11月上映的《银河护卫队》的翻译雷倒了。

《银河护卫队》的槽点不止于此，美国脱口秀译者“谷大白话”列出了该片80处错译、漏译，比如将带有侮辱性的词语“rodent”——“鼠辈”译成“小浣熊”，“这完全曲解了原文的意思。”

对于译制片来说，《银河护卫队》的“曲解”并不是个例，美国科幻电影《环太平洋》中，原意为“手肘火箭”的台词在内地版中字幕变成了“天马流星拳”。

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贾秀琰，也就是《银河护卫队》、《环太平洋》的译者，并不认同网上对其“随意篡改”的指责，她说译制片的翻译，有相当严格的一套流程。

一般说来，外语片需要做两次字幕，由片方做第一版比较粗略的字幕，送交广电总局审查。如果审查通过，再由影片驻中国的发行公司委托中影或华夏进行译制。中影集团进出口公司会把这项工作分配给四个译制单位：中影集团译制中心、上海电影集团译制片厂、长春电影集团译制片厂、八一电影制片厂。贾秀琰就是这样接到了翻译的本子。

贾秀琰说，某个词翻译成什么，很多时候是由发行方决定的。译者会提供一些意见，比如“特蓝星”，就是与片方沟通的结果。

以上还是在电影院正儿八经放送的字幕，比这些“正规军”更加“嚣张”的，是生长在民间的字幕组。近日，随着人人影视、射手网等电影字幕网站相

继关闭，关于字幕组的“逆天”翻译也被整理成段子，成为各个网站的头条笑料，比如：“comedy”（喜剧、马戏）译成“在德云社听相声”，拿国足后防线形容孩子弱不禁风，危急关头喊声“救命”，被翻译成“春哥，救我”。

在字幕组这样的民间自发组织里，也有自己的一套流程，魏铁在字幕组圈里混了近十年，曾经与人人影视有过合作。“几个大的字幕组负责找片源，比如在美国电视上录电视剧和字幕，再将电视剧拆分成段，交给几个人翻译，最后再交回总监，审核后将字幕压缩上传。”在青岛一家日剧字幕组做翻译的赵倩楠说，最后还会有一个校对环节，将几段翻译收回统一起来，勘正错误。

即便有严谨的流程，译制片的质量仍然无法保证。比如2012年引进的大片《悲惨世界》，其翻译被认为是“韵味全无，误译多多”，比如英文原意“把旗杆拿过来”，被译成“降旗”。

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克友说，现在电影翻译开始有娱乐化、生活化的趋势，经常会用流行语取代原文。

“以前上翻译课要求必须‘信达雅’，可是现在的影视翻译，雅完全被俗替代。”赵倩楠说。

在翻译中插入本土方言或者俚语，并非不可。“举个例子，所有的翻译家里面，最好的是傅雷，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，都用上海的方言，但是你认为他唐突吗？一点都不。”著名历史学家顾晓鸣说。

顾晓鸣认为，现在译制片失去了过去的洋腔洋调。“不管是故事片的翻译还是动画片的翻译，其实是社会整体面貌的一个缩影，应该谨慎对待，而不应该是“不伦不类。”

在被称为“版权元年”的2014，字幕组们的生存空间骤然收缩，显然在意料之中。各支战斗在“地上”或者“地下”的字幕组接连谢幕，一个个“神翻译”像墓志铭一样在各大网站刷屏。

在翻译中插入本土方言或者俚语，并非不可。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，用的是上海方言，但是你认为他唐突吗？一点都不。反观现在，由雅变俗，由“地上”转为“地下”的各式影视翻译，其中一些确实有点拿不出手。这背后是速度的逼迫、水平的制约，哦对了，还有四大译制单位的垄断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翻译本身正在渐渐边缘化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刘娇娇



字幕组谢幕背后

吃“皇粮”的都不饱 怎么分给“地下党”

2 速度，听清楚，我要的是速度

贾秀琰说，进口片给的译制时间通常很短，尤其是分账大片，一般都是在上映前半个月拿到剧本和首像素材，要在20天内完成翻译、配音、审核等多个流程，留给翻译的时间就更短了。

“翻译是个细活，需要有时间挖掘、琢磨。”王克友说。赵倩楠认为，按照一般情况，翻译一集40分钟的电视剧，按时间拆开分给五六个人，起码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，光校对就得花至少两天的时间。“为了翻译一部涉及体育的电视剧，光弄懂一个橄榄球赛的背景，就花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”魏铁说。

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影视翻译的讲师李颜说，影视翻译人员较之小说有更多的限制，比如字数要相当，口形要配合，还要考虑语速。此外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，若要达到流畅自然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“在短时间里，要想完成流畅的译文，最简单的就是用网络流行语或本土化的语言，取代需要琢磨才能用汉语表达出来的意思。”王克友说。

拼速度，对于字幕组来说，远胜于对质量的要求。魏铁说，绝大多数字幕组是没有任何利润的，即使有也只是微利。看一个字幕组是否成功，最重要的是看有多少粉丝受众，而一般受众都会选择第一个挂出字幕的字幕组。

“字幕组获利的方式是挂靠视频网站。”一部需要一周才能翻译到考究程度的影视剧集，有的视频网站两个小时就要拿出来。赵倩楠说，最近某家大型视频网站引进一部日剧后，选择的字幕组是最快上传的，而不是仅慢一天，但质量更好的那家。

译文的质量，在追求速度的前提下渐渐没人理会。“按理说校对应该是一个字幕组最重要的工作，将几个人的翻译统一成一个风格。”魏铁说，现在这项工作，变成了简单改正明显的错误。“当你看字幕翻译的时候，有人名、地名前后不一致，说明校对工作没有做到位。”赵倩楠说。

“字幕组里科班出身的很少，至少翻译英美系剧集的字幕组是这样。”魏铁说，不少人进字幕组，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，这样的人一般呆不长，能呆一年以上的人已经很少。“业余字幕组水平有限，再加上校对不过关，根本没法保证质量。”

“有些翻译，在汉语里难以找到符合原文情趣的对应词，就用俗语来取代原文表达，这叫对等翻译。”王克友说，这样的俗语化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水平的限制，没有办法准确表述。“但流行语的表述不会太长久，会随着时代发展被淘汰。”

不少网友已经开始抵制这种翻译方式，网友龙暮云说，网络化的翻译让人感觉生硬不自然，看电影的感受都被破坏了。

3 吃“皇粮”的，一年靠翻译也就挣两万

“现在全中国懂英语、法语的人太多了。”顾晓鸣说，“翻译糊弄中国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与过去相比，翻译已经下降到了一个辅助地位。”王克友说，过去懂英语的人少，观众需要凭借翻译才能够理解影片。“现在年轻人英文底子不错，多少能听懂一些，翻译对观众的吸引力减弱，不再是不能缺少的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翻译成了越来越边缘化的职业。据资料显示，目前中国每年的引进片数量有限，就几十部，四大译制片厂领完后再分给下面的翻译，一人一年只能翻译五六部，全部翻译酬劳不超过2万元。

据公开报道，仅在八一译制片厂，除了制片人是固定的译制片厂的编制，其他职务都是一人多职，比如贾秀琰的编制就在宣传部门，还有的翻译原本是配音演员或录音师。

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教师孙黎认为，目前国内每年引进的外国电视、电影作品数量有限，无法满足我国观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。即便引进海外剧集，经过一系列的审查甚至删改，也会丧失一些原汁原味的文化气息。

贾秀琰表示，“谷大白话”列举的所谓“错误”，有一些是故意为之。因为有一些比较粗鲁的词或者有性暗示的笑话，是不允许出现在官方字幕里的。比如《银河护卫队》中，有句台词是“屁股里插了棍子”，它其实是个美国俚语，原指那些假正经的人，但这种词是禁止出现在银幕上的，所以最后改为“扭扭屁股”。

大银幕的规矩，民间的字幕组可不管。在最新一集的《生活大爆炸》中有句台词“Sphincteric-tightening”，被无所畏惧地翻译为“菊花一紧”。“或许字幕应该有一个共通的标准，但现在字幕组生存都成了问题，还怎么考虑质量？”魏铁说。

如果想让字幕组“守规矩”，首先要承认字幕组的合法性，但现状是，字幕组仍然活在侵犯版权的灰色地带中，渐渐被抵制出局。

当然，也有字幕组成员实力强于“正规军”，贾秀琰承认，有些字幕组成员对于英美国家文化的了解，值得自己学习。不少人呼吁，在影视翻译人才缺失的情况下，引入民间字幕，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

“如果放开字幕组，引入竞争，大家可以选择的余地增多，那么质量问题会迎刃而解。”顾晓鸣说。

目前四大译制单位的垄断地位没有被打破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因为版权保护。

如今，魏铁已经离开字幕组，自己在家做一些较早的电视剧的翻译，比如正在翻译一部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。没有时效性，他可以沉下心，慢慢打磨翻译的质量。“对于我来说，做字幕没有任何功利，纯粹是分享乐趣。”赵倩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，是做的字幕被网友下载后，在论坛上说一句：“辛苦了，字幕君。”